

魏宪军

砺 蓬

第二部

沈阳出版社

·长篇小说·

碱蓬

第二部

魏宪军 著

沈阳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下午一点一十八分，一列由锦州开往沈阳的普通客车在辽南县榆树台火车站正点停车。

在稀稀拉拉的旅客中，有两个年轻的复员军人分外引人注目，这就是碱花村出去当兵复员的车宝河与堂兄车宝民，他俩背着捆绑利落的军用背包，着一身八成新的军服，只是没有了领章。他们下车的姿势，走路的神态，还都透着一股英气勃勃的军人气质。还没等他俩环顾一下家乡这新建的火车站的时候，就听见右边出站口外，有一群热烈的女高音在喊着：“宝河二哥！宝民大哥！”“宝河……！”

寻声望去，人们在向他俩招手，女孩儿们在喊着跳着，哦，这就是亲人，这就是家乡，我们真的到家了！宝河宝民兴奋起来，一股热浪，一股暖流漫过心海，漫过了全身，他们的眼睛潮湿了。

宝河的妹妹宝芳、宝民的妹妹宝娥首先冲了上来，他们忘记了帮助哥哥们摘下背包，就扑了上去，抱着各自的哥哥哭了起来。宝河姐姐宝芹、嫂嫂刘秀云，一边埋怨宝芳，一边帮宝河卸下背包。宝民见妹妹在怀里哭得动情，也想起了死去的恋人单惠琳，在这欢迎他的队伍里，不该没有他心爱的惠琳呀！他的泪水沿着眼角，顺着鼻翼流了下来。

宝江大哥叹口气，说：“宝民，到家了，应该高兴，别让宝娥再哭了。”

宝民拍拍宝娥的头，忍着泪，说：“宝娥，哥知道你这几年受了不少苦，哥这不是回来了吗，听话，别哭了。”

宝娥只好忍住哭，抽泣着说：“我，不哭，我是想，想起了苦

命的惠琳姐姐，才、才……。”说着又哭起来。

刘秀云过来拉开了宝娥，嗔道：“我说宝娥，你平时多懂事，这会子咋就糊涂了呢？你哥几年不回家，可下子盼回来了，下车就叫他心里不好受哇？听嫂子话，别哭了，谁家还没个难心事？刚才你也看见了，白玉办病退回沈阳，身体不好，又没工作，不也都挺难的吗？”

宝河在旁边听刘秀云说刚才看见白玉办病退回沈阳，就着急地插问道：“嫂子你说白玉怎么了？”

刘秀云说：“没怎么，白玉心脏不太好，正在办病退回沈阳，她就坐这趟车走，石英陪着她，可能刚上车吧！”

宝河闻听，扔下这里接他的一帮人，转身就往站台跑，站口的检票员拉着他要票他也没理。他一抡胳膊，差点把女检票员抡个跟头。跟上的刘秀云忙上前扶了检票员一把，说：“对不起，他着急去找个人，不是上车的。”检票员这才作罢。

宝河几步冲到站台上，环顾前后，长长的九节车厢，白玉在哪个位置上呢？这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呼哧、呼哧”喘着气，缓慢而顽强地启动了。车宝河灵机一动，向车头方向跑去，他一边跑，一边不顾一切地对着车窗喊道：“白玉——！白玉——！”

火车缓缓驶动，车厢一节一节前进，宝河的喊声，终于在第六节车厢得到了回应。打开的车窗里，探出了两双手两颗人头，她们在齐声向他喊道：“宝河二哥！宝河二哥！”

宝河的眼睛亮了，啊——，白玉！她正和石英探头向他招手、呼唤！宝河喊道：“白玉，你一定回来！我等你！”

白玉的脸上全是泪水，只是一个劲儿地喊着：“宝河二哥，宝河二哥！……。”

火车加快了速度，终于走远了……。

宝河立在车站站台的尽头，望着长龙游动的火车，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八年前在北宁火车站，白玉在车上就是用那双小巧的手拉他上的火车时的情景，他们从此相识相知相亲相印，而今，他没有也不可能在列车的行进中再次拉住这双手，再次跳上同一列车。今后，还有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了呢？

他不知道。

严酷的现实生活会告诉他，这恐怕很难很难。因为过去的历史，包括人生经历，都不会像日历牌一样能再倒回来重翻一遍……。

在刘秀云的眼里，宝河冲进站台去寻找白玉的举动完全是应该的。她刚才与宝娥对话时，是有意地告诉车宝河，白玉正坐在这趟车上。因为她觉得宝河与白玉是挺好的一对儿，真心希望成全他们。可宝芹却对宝河的举动产生了不满，她觉得，既然几年前宝河就已经终止了与白玉的关系，既然在部队这几年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了联系，既然白玉的父亲已定为敌我矛盾，白玉的身体不好，又办理了病退回沈阳的手续，既然白玉也知道宝河坐这趟车回来但没有等见宝河的意思，宝河就没必要重返站台追寻白玉，再者说，宝河在部队已经入了党，一个转业军人，中共党员，怎么再可以去追求一个父亲被定为敌我矛盾且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女知青呢？正当宝芹沉吟思考、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宝河步履沉重地从站台外走了回来。

搁开白玉的话题，大家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宝江临来时，向生产队长二柱子借了队里的老牛车。他将车引过来，大家放上行李，坐在牛车上，沿着乡间土路，朝碱

花村荡去。

刚到惊蛰节气，残雪还没化净，向阳的土刚刚见湿，背阴的土，还有残雪夹杂着冻土与春天抗争。原野虽然很荒凉，小南风嗖嗖地刮着，只是预示着春天将至，还不见春绿春暖，但宝河宝民是从北方军营归来，就觉得还是家乡春意浓些，他们一路向东向西，指南望北，最明显地感到家乡变小了，河沟变窄了，堤坝变矮了，因为他们当兵的地方是在大山里，长白山的任何山头都比这里的堤坝高出不知多少倍。当走过一多半路的时候，宝河发现路北沟边的荒地有一座醒目的孤坟，坟的四周，林立着枯黄的碱蓬杆，碱蓬杆在风中摇曳，坟尖一块冻土块下压着的黄表纸在风中舞动，他禁不住问坐在身边的张红：“小红，北边的那个孤坟是谁的，咋那么显眼？”

张红瞟了一眼宝河二哥，长出了一口气。刚才，她正一门心思地想着宝河不顾一切地冲回站台寻觅白玉的情景，她深为宝河的行为感动，也深深敬佩女知青白玉的品格。因为她听她同学宝芳讲过，宝河二哥与女知青白玉曾有过一段恋情，由于二哥是军人，又是共产党员，白玉就主动放弃了对二哥的爱恋，为的是不误二哥的前途，而二哥却一直不忘与白玉的感情，经常写信想与白玉联系，但白玉始终克制自己的感情，张红初时不解，以为两个人要好就好，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明白了这个社会是个政治、阶级非常突出的社会，自己也受到父亲问题的牵连，上中学了还入不了团，所以对白玉忍痛割爱的义举有了新的认识，就由衷地钦佩她，二哥的痴情也更令自己感动，几年不通音讯，刚一下车听说了“白玉”二字，就义无反顾地冲回站台去呼喊，去追寻，这就是爱的深沉，爱的执著，这样的男人，才更值得爱……。

想到这里，张红悄悄红了脸，为自己刚刚十八岁就胡思乱想什么爱与不爱的事害羞，她就不加思索地告诉说：“那就是单惠琳的坟。”

宝河没想到。宝民听到了张红的回答，更没想到，自己多年相依相恋的人，就长眠在这路边沟头的孤坟里。他的脑海一下子被单惠琳的倩影涨满了，他顾不得向宝江喊车停下，就跨下车来，向他心爱的惠琳奔去！

宝江把车停下来。

宝河跳下了车，宝娥跳下了车，宝芳、宝芹、秀云、张红也都下了车，大家追着宝民的脚步，来到单惠琳的坟前。

宝民扑在单惠琳的坟上，用头抵着坟头，两手抓进了湿冷的碱土中，他心中呼喊著：惠琳，惠琳，我回来看你来了。四年前，你在病中，我离开了你，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又没在你身边，我真的对不起你呀！你从小没有母亲，没有享受爱的温馨，虽然你爱上了我，有过短暂的幸福，可我们连婚都没有结，你就撒手人寰，没有得到过我这做丈夫的一夜滋润，你就像那枝头的花蕾，还没在阳光雨露下绽开，就在霜欺雪压下过早地谢世了。你扔下了我，你去路孤单，我人世凄凉，纵然只隔一坯碱土，却永生永世不再相见……。太多的难过，太多的自责，太多的悲痛，令宝民不能自己，泣不成声。

宝河也深为单惠琳花季早逝痛惜，何况这个美丽活泼的女同学还是兄弟加战友宝民的未婚妻，但见宝民泪涕交流的样子，又不忍宝民陷入更深的悲痛之中，于是，走上前，拉起宝民，说：“惠琳虽然命苦，但有你当年参军的义举，这已了却了她当个军人未婚妻的风愿，也就无所遗憾了。日后，我俩买个花圈来，献在她的墓前，再来悼念吧。”

秀云也上来劝宝民：“老人们还都在家盼着你和宝河呢，咱们走吧。”

宝芳、张红也在偷偷地告诫宝娥，可不能再哭了，别让大哥刚回来就过度伤感。宝娥还真听话，有了车站的教训，她就强忍着没让眼圈里的泪掉下来，她现在心里踏实多了，因为哥哥从部队回来了，家里就有了主心骨。

大家又上了车，老黄牛还是慢悠悠地向前走，大家的心情一下子还回不到刚才谈笑的情境中，只有默默地听着没有油的车轴发出的“吱扭”、“吱扭”声。

快到家了。

车宝河望着沉寂着坐在车上的姐姐宝芹，突然想到，姐姐的男朋友曹杰，在部队已经另寻新欢，姐姐还蒙在鼓里，这事怎样向姐姐交待？姐姐知道了会怎样处理呢？

生活啊，真像是一团乱麻……。

碱花村张开母亲般的胸怀，迎接游子车宝河、车宝民的归来。

宝河家里聚满了人。当载着宝河、宝民的牛车在村头露面的时候，小孩子们跑来送信，好几十人走出宝河家，涌到了清水河桥头，都想争看这两个青年人在部队锻炼成什么样了，特别是善良的碱花村老人们，他们一辈子在这碱滩上度日月，何尝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呢？

宝河宝民老远就跳下了车，迎着盛情的父老乡亲，热泪盈眶地扑进一个又一个老人的怀抱，让他们亲，让他们摸，回答他们的询问，回报他们的亲情。

宝河感到，父亲老明怀这几年明显地见老了，他脸上的皱纹明显地深了，头上的白发明显地多了，原本挺直的背，像是被生活的重负压弯了少许，只有那双深沉的眼睛还是那样有神，闪烁着不屈不挠的光。老人家见二儿子从部队真的回来了，用粗糙的满是老茧的大手，拍了拍宝河的头，只说了一句：“是比在家时壮实些了。”宝河分明感受到了那手的温热与力量，同时，也察觉出父亲那深沉的目光里透出的那股湿湿的情谊。

生产队长二柱子还是那样粗门大嗓，他与妻子惠珍跑前跑后地应对着欢迎的场面。宝河姑妈家的表哥换财抢上来就把宝河的背包背在身上，眼热地看着表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宝河问候了他，并问：“姑妈身体好吗？”这句话差点儿把

换财的眼泪问出来，因为宝河还不知道，前二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姑妈因姑父在台湾问题，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打个半死，后来虽然甄别了，但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她整天神神道道，都两年了，也不见好。这些事，换财也不好现在就跟宝河讲，只有把泪咽到肚子里，他勉强说：“我妈挺好的。”宝河姑妈东院的孙先、大洋奶夫妇，于二夫妇，宝民父母，张红母亲，刘秀云的母亲和弟弟等，也都七嘴八舌地与宝河、宝民打着招呼。在人们的簇拥下，宝河终于迈进了家门，来到守候在家的母亲的面前。

母亲一脸的喜气，然而母亲显得苍老。五十岁的母亲，过早地花白了头发，苍白的脸上缺少的是血色，更多的是皱纹，宝河眼睛发热，控制不了感情的潮水，在母亲面前，他再也不想忍耐了。这几年他被人家暗算了，而暗算他的人却正是姐姐的恋人、自己的战友曹杰，而这委屈，他又不能对人言，今天见到母亲，他再也不想控制了，他喉头哽咽着，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就跪扑在母亲的膝下，呜呜地哭起来。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宝河的委屈、愤懑，几年了，都没能找到一个宣泄的机会，因为没有属于他的机会呀，在班里，他是班长，不能哭；在首长面前，他是战士，并且是战士当中的骨干，又是党员，也不能哭；在老乡战友当中，他又是有点文化、有些主见的人，也不能哭，还得充当个小大人儿一般宽慰别人；在宝民面前，虽然他是个弟弟，但宝民的难心事比他还多，未婚妻去世的打击就够他受的了，还能给他添乱吗？所以，宝河的苦，只能长期压在心里，憋得久了，一下子形成了泪泉；在母亲面前，他要发泄个够。他哭啊哭啊，哭得母亲止不住抱着他也哭了，母亲说：“孩子，妈知道你心里苦，哭出来

就敞亮了，别憋在心里做病。”

刘秀云被宝河哭得也掉了泪，她以为宝河在哭白玉，她从宝河能冲到火车站台上追寻白玉的举动，就知道宝河的哭是对失去白玉的痛悔，同时，她恨她的同学白玉，为什么躲开自己的所爱，造成两个人都痛苦的结局呢？

见到二哥在母亲面前痛哭，刚刚还满脸喜气的妹妹宝芳和宝侠，一下子又愣住了，她们不明白，二哥平安到家了，一家人喜气洋洋的，二哥凭什么那样伤心。

哥哥宝江知道二弟宝河是个有主见，很刚强的人，不是拿不起放不下的软蛋，这样痛心地哭，必定有很大的委屈，他心想，以后一定要帮助弟弟，化解他的委屈，担起长兄的责任来。

只有姐姐宝芹认为弟弟不应该，何苦呢，她以为宝河还是因为在火车站没留下白玉而痛惜，借着回到母亲怀抱的机会，发泄一下心中的小资产阶级情感而已。因此，她就上前拉起宝河，严肃地说道：“宝河，看你像个什么样子，你是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了，还这么好动感情，不以为自己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吗？”

泪眼模糊的宝河见自以为是的姐姐那故作严肃的脸，又增加了一层她尚不知曹杰变心真相的悲哀，他就顺势又扑到宝芹肩上，痛苦地叫道：“姐，我心里好苦哇……。”边说，边又抽泣起来。

宝芹叹口气，说：“唉，你就是有天大的苦，也不能这样啊，何况这毕竟是个人的小事，比起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有什么值得落泪的呢？不是姐说你，这种脆弱的小资产阶级情感，最容易使人丧失革命意志。好弟弟，坚强些，今后的道路还长，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更何况这棵树还不是和我们贫下中

衣一条根呢。”

宝河抽泣着止住了哭，心想，我单纯的姐姐呀，曹杰却是贫下中农子弟，难道你们就是一条根吗？

大队革委会的领导来了。红光满面的革委会主任徐大头，一进屋就爽朗地笑说道：“宝河，到底是到部队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干了几年，就是不一样，出息了，长高了，长壮了，有个大人样子了。”他转对老明怀说：“老明怀，你养了个好儿子，将来大队要派他个用场。”

老明怀皱了皱眉，道：“什么出息，还不是那个样子。”老人家一见徐大头，就想起前些年他整大儿子宝江的事，心里就不痛快。

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显伟也有些见老了，宝河扶他坐下，又倒了杯水给他。张显伟说：“宝河，你们今年复员的农村退伍兵，上级有指示，说是要充实农业学大寨的生产第一线，都不分配工作，这个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

刘秀云抢过话头：“张主任，这不顺心的事咋就都叫我们摊上了呢？每年复员兵回来，全都安排在工矿企业当工人，今年为啥不安排了，油田不是还招工吗？”

张显伟说：“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可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骨干外流太多，因此，中央分管农业的领导提出，从部队回来的人，凡是农村户口的，特别是党员复员军人，一律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不再另行分配工作，以保证农业学大寨运动顺利进行，这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一项战略部署。”

徐大头也接着说：“这也是个好事嘛，宝河宝民在部队入了党，回到我们大队也给基层党组织增加了新鲜血液，我和老

张也都快老了，让他们年轻人锻炼几年，也好接我们的担子。”

车宝河郑重地说：“这个我们在部队就传达了，我决心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学大寨运动，现在我就向大队党支部报到，明天我到公社去转组织关系介绍信和落户口，后天准时到生产队劳动。”

徐大头哈哈大笑说：“看看，还是部队作风，就是不一样！着什么急，在家先歇几天，走走亲戚，会会朋友，呆个十天半个月，再去劳动也不迟嘛，何必一口吃个胖子呢？”

说着，唠着，厨房里宝河妈等人已经做好了饭菜，她招呼大家不要走，一起为宝河接风喝酒。徐大头、张显伟、二柱子队长等人就半推半就地留下了，张红母女要走，站起来，被宝芳拦住。徐大头自打进屋就注意着张红，心里念着，这俊丫头是谁家的呢，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她呢？看那白净净的脸儿，紧身的春装遮不住春体态，鼓溜溜的胸脯子更惹人眼，徐大头一边看着张红一边与宝河们唠着，一直想搞清楚这丫头是谁家的，直到张红母女站起身来，才知道她是张松之女，因为文革初期徐大头与红卫兵们抄过张红的家，认识她母亲，没想到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七八年前的小黄毛丫头，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美人了。徐大头想，能不能找个机会把这可人的尤物搂在怀里亲热一把呢？就看她将来能不能回到这农田干活了，要是回到农村来，我的一亩三分地，我的手掌心里还能飞走这小凤凰吗？

张红对宝河说：“二哥，我和我妈回去了，你有空到后院我家去串门吧。”

宝河站起来，说：“小红，代我问候张老师，说我改日一定去看他。”

张红说：“你若去了，我爸一定高兴，这些年来，虽然不批斗了，但总挂着他，不死不活的，他的心情总也不好，身体也坏了。”

宝河说：“告诉你爸，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要垮下来，人的精神只要不垮，就什么都不怕。”

张红说：“二哥，你还是原来的二哥。”说完，自己的脸红了。

宝河笑了，说：“我却是原来的我，可你们长高了，长大了，快成为大人了。还能像小时候那样听我讲故事吗？”

张红扬起脸，说：“当然愿意。还是小时候好，不知道愁，长大了烦恼也就多了。”

宝河说：“也不能因此总也长不大呀。”

张红母亲催张红：“走吧，红，以后再和你二哥唠吧。”

张红这才不舍地跟母亲走了，宝芳她们怎么也不能留住她们。

开饭了。苦春头子，农村也没什么时兴菜肴，酸菜、白菜、干葫芦条、干豆角、干茄子加上豆腐粉条子，每个菜里零星点缀几片猪肉，就算接风宴了，酒自然是本地的辽南大米酒，虽然做工差些，但毕竟是粮食酒，且够六十度，大家还是喝了个尽兴。

望着车宝河成熟了的英俊的刚毅的脸，大队革委会主任徐大头心里有些不自在，觉得这小伙子将来要是成了气候儿，我徐大头在碱花村的地位还能巩固住吗？当年他哥车宝江当上大队革委会委员对我有威胁，被我搞下去了，如果这老二要是成了人物，还有我的好吗？想着，他心里打了个颤，脸上堆下笑来，举起杯，对着宝河说：“来，宝河，为了你将来的前途，

咱干一个！”

宝河望着徐大头游移不定的目光，浅笑一下，深深地碰一下他的杯：“干！”

三

石英从沈阳回来了，而白玉没有回来。

当晚，石英从青年点来到车宝河家，带来了白玉给车宝河的一封信。

车宝河来不及与石英寒暄，就急急地展开了白玉的信，一行行娟秀的字体映入眼帘：

宝河二哥：

真没想到能在榆树台火车站火车开动的那时刻看到了你。当时，我的心情激动极了，许久许久，我都沉醉在一种梦境之中，若不是石英强行将我拉进车箱里，我真不知道我的头，我的手，还将在料峭的寒风中吹多久，总觉得你的身影一直在站台上，向我招手，向我呼喊，其实，我明明知道，你不是在火车站台上，而是在我心中……。

二哥，我们都长大了，再不是北京串连时的少男少女了，也不是刚下乡时的热血青年了，虽然我们还很年轻，但人生旅途教给我们的太多也太沉重了。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向二哥隐瞒我的隐情了。坦率地说，下乡不久，我就对你产生很深的依恋之情，也许是北京串连时埋下的种子发了芽，也许是下乡后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也许是你全家人，特

别是你母亲那浓浓的乡情与亲情包围着我，也许是你那机智风趣的谈吐吸引了我，总之，我确确实实地爱上了你。尽管你我之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给予，什么也没承诺，但我相信，那一阶段里，你我的心灵是沟通了的，这有村外的小路作证，有晚上的月亮作证，有西边的苇塘、南边的碱蓬、北边的场院、东边的草垛都能作证。后来你当兵了，终于在信中，你表白了你的心迹，读着你感人肺腑、震撼心灵的书信，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激动的泪水打湿了你的信纸，甚至晚上，我捧着你的信久久不能入睡，憧憬着你从部队回来的那一天，我将怎样用我的心，用我的身，去车站迎接你，全心全意地投入你的怀抱！

但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了。

你参军前夕，宝芹姐姐曾找我谈过一次话（请你千万不要怪罪她），劝我放弃你，不要让我父亲的问题影响你的前途，那时我还不太理解，以为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自己的政治表现”。可现实是残酷的，通过后来的招工、招生等一系列活动，我清楚地看到成份与社会关系对我们这代人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有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也恰恰在这时，我父亲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不能忍受非人的毒打而跳楼自杀了，他被学院群众专政指挥部定为敌我矛盾。二哥，尽管人生道路可以选择，难道谁是自己的父亲还可以由自己重新选择么？我只有认命了。正因为我深爱着你——宝河二